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Shang Dynasty Bronze Weaponry: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郭妍利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Shang Dynasty Bronze Weaponry: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郭妍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 郭妍利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4894 - 7

I. ①商… II. ①郭… III. ①青铜器(考古) - 兵器(考古) - 研究 - 中国 - 商代 IV. ①K87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054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著 者 / 郭妍利

出版人 / 谢文波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黄 丹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 丹 关志国

责任校对 / 王小雪 刁春波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894 - 7

定 价 / 148.00 元

印 张 / 33.25

字 数 / 58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商代青铜兵器有攻击性、防护性兵器。根据其变化特征，本书将其分为三期七段，三期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明显缺环，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三个阶段。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明显的时代性，基本组合为“重戈镞组合”。商代墓中青铜兵器与铜礼器共存的情况表明，青铜兵器的随葬和使用存在等级差别，且有“对钺”和“套刀”之制。商代亦存在随葬兵器与等级的不对等现象，这同墓主人生前参战多少、战功大小以及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关。晚商后期墓葬中铅兵器、明器化兵器及其组合的出现和流行，除因财力不足所致外，与商人对鬼神观念的改变有关。

商代青铜兵器上的纹饰和铭文反映了使用者的意图和等级关系。商代青铜兵器的纹饰和铭文存在主题，具有方向性和对称性，在各类兵器上比较统一，也存在位置多样化的倾向。所有的器类站在被杀伤者的角度均能看到完整的图像，由此可进一步考察各类兵器的主要功能。

商代青铜兵器在二里头文化兵器基础上发展而来，器类明显增多，形态有所改进，礼仪用兵和实用兵器的区分更加明显。晚商兵器为周初兵器所继承，西周早期兵器也与商文化兵器近似，到西周早期偏晚形成具有西周风格的兵器。西周兵器以实用至上，装饰、礼仪化程度和等级制亦远远低于商代。西周墓葬出土的兵器，反映出周人的埋葬习俗和葬仪理念。

从商代兵器形制、组合看，其兵器配备无法满足车战的需要。商代晚期车辆虽然发现较多，但始终未能大规模用于战争。甲骨文中关于战争的卜辞多见步兵出征的记载。终商一代，步兵仍是最主要的兵种，其战争形式沿袭夏代以来的步兵作战。牧野之战首次使用了较多的战车，并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以牧野之战为起点，车战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兵车”终成为车战的主体。

根据兵器的种类和形制，兼顾陶器、青铜礼器的风格及其他文化遗存的总体特征等，本书将商代青铜兵器分为十二个小区三个大区。商代兵器的区域层次间相互交流，呈现出三种交流模式。商代各层次的文化区各自发展、相互交流。受地理环境、制作水平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各文化区兵器发展的进程快慢不一，水平高低不同，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这

种格局与商代的政治格局息息相关，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扩展而增强，并经过西周时期影响到东周青铜兵器的格局。

商代青铜兵器在中原地区得到最快的发展，与当时商王朝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统治策略、先进的制铜技术等直接有关。中原地区青铜兵器的地位在夏代开始显现，并日渐加强，成为夏商文明的重要标识物，且在之后的两周青铜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早期文明社会，青铜兵器可以显示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技术的进步、政治的扩张、文化传统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争斗等。

Abstract

Shang bronze weaponry can be divided into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eapons. Based on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apons we can divide them into three periods and seven sub-periods. There was no break between these periods as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from p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to flourishing.

The assemblage pattern of Shang bronze weaponry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is clearly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time periods. The basic assemblage pattern can be called “*ge* (dagger-axe) and arrowhead-dominated” (重戈镞组合). The co-existence of bronze weapons and ritual vessels in Shang Dynasty tombs shows that there was a hierarchical ranking system of weapons, consisting of both “double-mounted *yue* (axeheads)”. (对钺) and “knife sets” (套刀) systems. Shang burials also contain weapons that do not seem to fit absolutely with the ranking system, which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battles the person fought, the person’s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events that happened during battles. Apart from in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appearan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weapons made of lead and other weapons made for burial in the late Shang, was also due to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gods and spirits.

The ornamentation and inscriptions on Shang Dynasty bronze weapons reflect the user’s intentions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There was a theme in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weaponry, with direction and symmetry, that was similar in all types of weapons and had a tendency to diversify over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son being killed or injured by these weapons, the full image of all types of weapons was visible. From this realization we can advance the study of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weapons.

Shang bronze weaponry arose from Erlitou weapons,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weapon types, improvements in form and growing distinction between ceremonial and practical weapons. Likewise, Zhou weapons were based on late Shang weapons, with early Western Zhou weapons being quite similar and specifically Zhou characteristics only arising in the Middle Western Zhou period. West-

ern Zhou weapons were primarily practical and they showed considerably less emphasis on decoration, ritual function and system of hierarchical ranking than Shang weapons. Weapons unearthed from Western Zhou tombs reflect the burial customs and funerary ideology of the Zhou people.

From the forms and the assemblage patterns of Shang Dynasty weaponry we can see that they could not be adequate for chariot warfare. Although many chariot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y could not have been used for warfare on a large scale. Most Records of warfare 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re of infantry warfar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infantry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my and the fighting style followed the infantry-based warfare that had been used since the Xia Dynasty. The battle at Muye was the first in which many chariots were used, and their use provided great power in the battle. Starting with the battle at Muye, a new era of historical warfare, the era of chariot warfare, began, and war chariots became its main elem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and shape of the weapon and also considering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ttery,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other cultural remains, Shang bronze weaponry can be divided into twelve districts in three large regions. There appear to be three types of exchange of weapons among these areas. Each area had its ow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xchanges with other areas. According to limits in geography, production leve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he speed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each area was different and there was a general pattern of "diversity within unity" (多元一体). This patter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was enhanced by the extension of the reach and power of the Shang Dynasty, passed on to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 pattern of Eastern Zhou bronze weaponry.

The fact that Shang bronze weapons developed the fastest of all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s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Shang Dynasty, its political tactics, its advanced copper technology, etc. The high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bronze weaponry began to appear in the Xia Dynasty and increased thenceforth, becoming an important marker of Xia and Shang civilization, and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Zhou bronze culture. In the early civilization, bronze weaponry represent the poss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wealth, the degree of technical progress,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the struggle betwee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ulture, etc.

序 一

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即将出版，嘱托我作序。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修博士课程时，导师是考古研究所的刘一曼。她的导师长期主持安阳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是研究商代考古的专家，特别是对小屯南地甲骨的发掘和整理，对甲骨文的研究有突出的贡献，同时对商代青铜兵器也进行过深入的探研。有这样的名师指导，郭妍利遂选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为题撰著博士学位论文。

2003年，考古研究所要求我给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开一门《中国古代兵器通论》的课，那时我认识了郭妍利，后来又参加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由于郭妍利学习认真，能够成功地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兵器的演变过程，遵循类型学的原理，并依据兵器的种类及形制，结合青铜礼器、陶器等其他文化遗存的整体特征进行分区研究；再结合有关古文献，并充分结合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特别是甲骨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而全面系统地解析了在全国范围内田野考古中获得的商代青铜兵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深受参与论文答辩的评委的好评。大家认为论文的资料翔实，论述精深，写作规范，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于此前有关学者对商代青铜兵器的研究多系专题论文，虽然也有在通论中国古代兵器时设有概述商代兵器的章节，但是局限性很大。因此还一直缺乏全面深入地探研商代青铜兵器的考古学的学术专著，既然郭妍利已经开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研，所以我们当时很希望她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完成一部关于商代青铜兵器的学术专著。

现在经过郭妍利持续不断的努力，在繁忙的教学工作的同时，她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撰著。在这部专著中，她仍一如既往地坚持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更进一步汲取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解析了至2011年底田野考古中获得的商代青铜兵器标本，进一步完善了对商代青铜兵器的分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多项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对商代青铜兵器的组合研究方面，除了通常对商代青铜兵器各期段的组合考察外，该书更扩展到青铜兵器组合与青铜礼器组合的综合研究，从而关注到商代青铜兵器组合的等级区分，以及商代职官职司制度不大固定和商代女将在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也解析了随葬明器化兵器、铅兵器等现象。

对商代青铜兵器的纹饰和铭文研究方面，该书在分析纹饰类型、组合和时代特征的同时，注意了纹饰组合反映的等级问题，进行了纹饰和铭文的组合研究，更指出所有器类的兵器在实际战斗时，其上的图像都正好能面对敌人，使那些被杀伤者看到，所以其作用是以威猛而引观者恐惧，起到威慑对方的作用。

对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区考察方面，该书在将商代青铜兵器分为12个地区的基础上，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再分为商文化中心区、商文化影响区和商文化外围区，从解析青铜兵器进而阐述商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角度，指出呈主导地位的中原地区青铜兵器，也是商文明的重要标识物，同时阐述了“多元一体”格局对此后整个青铜时代兵器的影响。

此外，《商代青铜兵器研究》一书还通过对商代青铜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形制、组合的认真分析，对商代军队的兵种构成和作战方式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新论证，也概要地探讨了商代青铜兵器的源头和流向。

在中国古代兵器研究中，对商代兵器的探研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在史前时期古代兵器萌发以后，虽然二里头文化开启了青铜时代兵器的新篇章，青铜兵器的主要器类近战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都已出现，但当时青铜冶铸工业和青铜兵器制作还都处于初创阶段，难以引发军事方面的革命化变革。到了商代，随着青铜冶铸工业的不断发展，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质量精良的青铜兵器装备军队，特别是到商代晚期，更促成了军队的组成和战争方式的变革。从那时起直到秦代，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军队装备的青铜兵器的主要类型和形制，都是在商代青铜兵器的基础上发展演进的，由此可见商代兵器在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这也就说明郭妍利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兵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她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能将中国古代兵器，特别是青铜时代兵器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同时也一定会对中国古代兵器史乃至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研究，产生应有的影响。

前面提到在《商代青铜兵器研究》中，郭妍利已经概要地探讨了商代青铜兵器的流向问题，指出晚商兵器为西周初兵器所继承，但限于本书的主题，其叙述只能截至西周中期。我真心地希望今后郭妍利能在关于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能完成整个先秦时期青铜兵器的全面研究，那将不仅对兵器考古研究，更会对中国古代兵器史和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 泓

2013年5月

序 二

郭妍利于2001~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论文《商代青铜兵器研究》经过近几年的增补、修订，即将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欣喜之余，也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权作序言。

首先，关于论文的选题。我长期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工作，接触了许多晚商文物，深切感到被誉为中国青铜器发展第一个高峰的殷墟青铜器，其雄奇威严的造型、繁缛神秘的纹饰、精湛高超的工艺，的确是商代考古、历史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重要领域。我也曾写过两三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但1997年以后，因忙于整理殷墟新出土的甲骨，再无暇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学生能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当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岳洪彬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就建议他以殷墟青铜器为研究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他感到材料太丰富，工作量太大，三年时间难以完成，所以就将题目改为《殷墟青铜礼器研究》，舍弃兵器、工具等部分。2001年岳洪彬的博士论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郭妍利是我的第二个博士生，因此我希望她能将殷墟青铜兵器的研究作为论文题目。当然，提出这一选题，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对“学科前沿，学界动向”的分析。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尤其是殷墟青铜器）数量迅速增加，相关的研究也日趋深入，但学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侧重于礼器，对兵器不大重视，即便有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也仅限于局部的问题，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殷墟青铜兵器的著作。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商代青铜礼器、陶器及商文化分期研究取得的成果，无疑也为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选取这一题目，如果研究方法得当，一定能有创造性的突破。郭妍利于2002年到殷墟进行考古实习，对殷墟青铜器及其他考古资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便欣然同意以殷墟青铜兵器为选题。后来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兵器资料不算太多，但它与殷墟青铜兵器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故可以将题目的范围扩大，改为商代青铜兵器研究。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郭妍利完成了论文，在论文答辩时获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后她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因工作繁忙，于近两年才抽空将该论文进行修订，增加了一些章节，补充了不少近几年考

古出土的新资料。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商代青铜兵器研究》，将商代青铜兵器的考古资料悉数收集，进行类型分析、分期断代，并对组合、纹饰、铭文、源流、分区及商代的兵种、作战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论述。书中对此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辨析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章节安排合理、图文并茂，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专著。

其次，关于本书的创新点。审视一部著作，我最为关注的是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以及坚实的学术根基。此书作者在不同问题上见解独到，具有创新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研究方法上有创新。过去研究商周兵器，多从考古类型学进行分析，或从文字资料进行兵器用途、军制等的考证，而本书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古文字学、军事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这种从多学科的综合去研究商代青铜兵器的做法较之以往的研究，前进了一步。

二、对商代兵器组合研究。作者认为有商一代铜兵器的组合为重戈、镞的组合，充分体现了近攻和远射的有效结合，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有明显的时代性，即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兵器组合的数量越来越多，兵器的搭配形式越来越丰富。本书还将殷墟墓葬中青铜兵器与共出的青铜礼器、陶器的组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指出商代不同等级的人，拥有兵器的数量、组合、质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在商代晚期，只有高级贵族和部分中级贵族才可使用“对钺”和“套刀”。作者关于兵器组合的论述，对研究当时的兵制、礼制和社会生活很有意义。

三、对青铜兵器上的纹饰、铭文进行研究。作者指出青铜兵器的纹饰、铭文和装饰面积反映出比较明显的等级关系，纹饰类型多样及覆盖面大、精致程度高，且与铭文组合在一起的多出现于大中型墓葬的礼仪用兵上。纹饰简单、覆盖面小，或者素面无纹，多出现于中小型墓葬的兵器上。作者还认为，青铜兵器的花纹和布局与铭文位置存在一定的规律，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均与兵器使用时的朝向相同，由此也可以判断各类兵器的使用方法。这些观点很有新意。

四、对青铜兵器进行分区研究。书中将商代青铜兵器分为12个区，根据不同地区兵器的总体特征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又归纳为3个大区，即商文化中心区（即当时的王畿区）、商文化影响区（王畿以外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商文化外围区（属于“多方”的范围）。中心区的兵器代表了商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商文化影响区出土的兵器种类、造型基本上与商文化中心区差别不大，但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商文化外围区所出的兵器有些模仿商文化中心区，但兵器的主体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作者

进一步指出，商代兵器的区域层次间的相互交流呈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互动的模式，即商文化中心区与商文化外围区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模式为单方面的输出与接受，指的是商文化中心区与商文化影响区之间的关系、商文化外围区与商文化影响区的关系。第三种模式是若有如无、断断续续的交流，主要表现在商文化影响区各相邻小区之间、商文化外围区各相邻小区之间的关系。商代各文化区兵器发展的进程快慢不一，水平高低不同，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作者对青铜兵器格局的探讨，较前人有所突破。

五、书中配了大量的线图和多种表格，使主题更为鲜明。特别是《中国商代青铜兵器分期图表》，作者将 115 件不同型式的青铜兵器于各期段中的变化以线图的形式排列出来，并在兵器之后配上共存的青铜礼器和陶器，使读者对它们在商代早期至晚期的变化及彼此的共存关系一目了然。此表在论文答辩时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论文答辩后，不少对青铜兵器感兴趣的学者、研究生或收藏家特意复制了该图表，说明它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总之，《商代青铜兵器研究》是一部资料丰富翔实、论据充分、结构合理、研究规范的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相信对中国古代兵器、商代考古及文物有兴趣的读者，会从书中得到裨益。

应当指出的是商代青铜兵器的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对于探讨当时的生产技术与兵器制作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商代的生产力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这应是商代兵器研究中的一个专题。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本书尚未对此问题进行论述，希望以后当条件成熟时能对此进行探讨。

妍利博士自 2004 年至今，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又继续对商周青铜兵器、西周铜器、西北考古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了丰富的积累。我衷心地希望她不断努力，在中国古代青铜兵器和商周考古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刘一曼

2013 年 5 月



绪 论	1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动机与意义	1
第二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研究简史和现状	3
一 起始阶段（1949 年以前）	4
二 初步研究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9
三 深入研究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	14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范围	29
一 研究思路	29
二 研究方法和范围	31
第一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类型分析	33
第一节 近搏兵器	33
一 戈	33
二 戣	52
三 戟	58
四 钺	59
五 釜斧	69
六 刀	70
七 矛	76

附 铸·····	83
八 短剑·····	86
九 钺·····	88
第二节 远射兵器·····	89
镞·····	89
第三节 防护兵器·····	99
冑·····	99
第二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期与年代 ·····	103
第一节 商代青铜兵器分期的研究现状与方法·····	103
第二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期·····	106
一 三期七段兵器之特征·····	106
二 商代青铜兵器的发展轨迹·····	117
第三节 年代推定·····	119
一 早期青铜兵器的年代·····	119
二 中期青铜兵器的年代·····	120
三 晚期青铜兵器的年代·····	125
第三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组合研究 ·····	131
第一节 青铜兵器组合研究的意义及方法·····	131
第二节 商代各期段青铜兵器组合考察·····	133
一 早商青铜兵器之组合·····	133
二 中商青铜兵器之组合·····	134
三 晚商青铜兵器之组合·····	135
第三节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的特征·····	141
一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具有相对稳定性·····	141
二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142
三 商代主要兵器种类在组合中的变化·····	142
四 商代兵器为重戈镞组合·····	144
第四节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与铜礼容器组合之综合研究·····	147

一 有钺的组合	147
二 戈、矛、刀、镞组合	155
三 戈、矛、镞, 戈、戣、矛、镞, 戣、矛、镞组合	155
四 戈、戟、刀、镞, 戈、刀、镞, 戈、刀与戈、冑组合	157
五 戈、矛, 戈、戣、矛, 戣、矛组合	157
六 矛、镞组合	158
七 戈、镞组合	158
八 单出矛, 单出镞的组合	159
九 单出戈的组合	159
十 单出戣, 单出刀, 戈、戣与戣、镞组合	161
第五节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反映的一些问题	163
一 商代兵器组合具有等级区分, 但同一等级的墓葬随葬兵器 存在不少差别	163
二 商代的职官职司制度不大固定, 其他官员亦可兼任武职	168
三 商代贵族妇女在战争中比较活跃	170
四 随葬明器化兵器现象解析	172
第四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纹饰和铭文研究	180
第一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纹饰研究	181
一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的类型分析和时代特征	181
二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的组合	199
三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组合所反映的等级问题	202
第二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铭文研究	204
一 商代青铜兵器铭文的内容	204
二 商代青铜兵器铭文的时代特征	206
第三节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与铭文的组合研究	207
一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与铭文的组合	207
二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铭文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210
第五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源流	214
第一节 商代青铜兵器溯源	214

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兵器	214
二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兵器与商代早期铜兵器的比较	217
第二节	商代青铜兵器之流向	217
一	西周早中期的青铜兵器	218
二	西周时期青铜兵器的特点	247
第六章	商代兵种和作战方式探讨	252
第一节	商代的兵种	252
第二节	商代的作战方式	255
一	商代的作战方式	255
二	关于商代车战	258
第三节	从牧野之战看商周作战方式的转变	261
一	牧野之战的作战方式	261
二	西周的作战方式	264
第七章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区考察	269
第一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区	269
一	豫中、豫北地区	269
二	豫南和淮河地区	272
三	冀中南地区	278
四	山东地区	285
五	晋中南地区	302
六	关中地区	306
七	两湖地区	311
八	江西地区	317
九	江浙地区	321
十	汉中和成都平原地区	323
十一	冀东辽宁地区	331
十二	内蒙古中南部和陕晋黄河沿岸区	335
第二节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布格局	350

一 三大区	350
二 “多元一体”格局	351
第三节 商代青铜兵器所反映的青铜文明	355
一 商文化的统领地位	355
二 各青铜文化之间的影响模式	356
三 青铜兵器是商文明的标识之一	360
结 语	369
附 表	374
附表一 青铜兵器型式流行区间表	374
附表二 商代各期段青铜兵器型式统计表	380
附表三 商代青铜兵器组合及百分比表	414
附表四 含钺和刀的青铜兵器组合统计表	416
附表五 商代部分青铜兵器组合统计表	421
附表六 商代青铜戈、矛、镞等兵器组合统计表	421
附表七 商代青铜戈、矛兵器组合统计表	424
附表八 商代青铜矛、镞组合和矛组合统计表	426
附表九 商代青铜兵器戈、镞组合统计表	427
附表十 商代青铜镞组合统计表	429
附表十一 商代青铜戈组合和铅戈统计表	431
附表十二 商代青铜戣组合和戣、镞组合统计表	442
附表十三 商代青铜戈、戣组合统计表	442
附表十四 商代明器兵器统计表	443
附表十五 商代青铜兵器纹饰流行区间表	455
附表十六 西周早期青铜兵器组合统计表	457
附表十七 西周中期青铜兵器组合统计表	464
附表十八 国外所藏商代青铜兵器图表辑要	467
主要参考文献	470
后 记	494